

古诗词雪韵

画堂春·冬思

□ 洪福良

南乡子·雪

□ 慕朝霞

□ 杜明芬

玉蕊舞纷霏。
笺纸相思递递梅。
迎面北风寒刺骨，
狂吹。
离雁声声慢慢飞。

庭院雪成堆。
犬吠鸡鸣入画帷。
夜幕悄临山野静，
相陪。
笑对流年去不回。

长相思·雪

□ 张 勇

雪纷纷，
意纷纷，
情系离家送炭人。
悄悄逝泪痕。

夜沉沉，
月沉沉，
暗夜焉能遮华晨，
静心观日临。

为冬天写一首诗吧，请务必要以雪开头。因为雪是冬天的精灵，藏着冬轻柔且冷酷的灵魂。它的洁白、轻柔与厚重，如云的白，无瑕且纯真；如水的柔，委婉且生动；如山的重，寒冷且肃穆。雪是诗中的：“天仙碧玉琼瑶，点点扬花，片片鹅毛。”

古人写雪，大多喜欢把它与月写在一起，如“雪月最相宜，梅雪都清绝。”冬夜里月光盈盈，大雪覆盖着整个世界，白茫茫的一片晶莹，让人的心也变得澄澈宁静起来。雪与梅相映成趣，也是一段佳话。如卢梅坡著名的《雪梅》：“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搁笔费评章。梅须逊雪三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”“有梅无雪不精神，有雪无诗俗了人。日暮诗成天又雪，与梅并作十分春”。红梅灼灼，于雪夜里开出一抹暗香。搁笔看梅，盈香满袖，整个冬天也变得生动起来。然月与梅都是雪的点缀之物，雪原原本本的美色才是最让人惊艳的！

诗人写雪，雪是浪漫的。雪是片片鹅毛，点点扬花，是在空中翩翩飞舞的优雅仙子。雪是飘飘柳絮，盈盈白雾，是在风里诉说情衷的美丽信使。雪是柔柔荻花，婉婉银霜，是在冬天里为冷增色的可爱精灵。雪是冬天的，冬天也是属于这茫茫大雪的。是雪迈着轻盈的舞步走入诗人的笔尖，也是冬日邀请诗人看这大雪覆盖人间。

冬与雪，雪与诗人，诗人与冬，三

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联系。雪是跳跃于诗人笔尖的香墨，雪的挥笔间尽是诗词的酣畅淋漓。

诗人写雪，雪是有情的。雪是银花珠树，云粉千重，是故人远去，留在路上的痕迹。雪是峨峨云峰，月中美色，是孤影独酌，留在夜里的寂寞。雪是梨花婉婉，白蝶漫舞，是屋中煮酒，留在山间的喜悦。雪是有情的，如诗人自己的心境，在岁月中深刻，在时光中铭记。如同这个寒冬的季节，年逝一年，年生一年。我们看雪，看的是雪，也不是雪。我们看到的是一年中最美的凝结，是一年里最美的烟火。

推开冬日的大门，掩卷凝思时，看一场大雪纷飞在人间。那飞舞的姿态像极了往来悲喜的一生。开始与结束，沉默与热烈，都藏在岁月皱褶之间。从春的嫩黄浅绿到冬的厚重肃穆，是一朵雪花凝结的过程，从少不更事到心有丘壑，是一场动人心魄的历练。从水到雾到霜到雪的成长里，不管我们曾经经历过多少狂风暴雨的日子，不管这过程是惊心动魄抑或平淡无奇，我们终将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一朵纯白洁净、写满故事的雪花。由此，便持一颗静如琥珀的心，于无声中等待雪花的盛开！

一场大雪落在窗前，书卷里泛起了悠悠墨香。你看，那晶莹里的故事啊，一卷又一卷书写着整个冬天……

人间从不少烟霞，
些儿子个黄沙。
钓人凭手走天涯，
鬓挂霜华。

高境街来理趣，
闲思抛去丝麻。
陇头偶尔压梅花，
竹叶刨家。

五律·咏雪

□ 陈凤慧

寒风萧瑟处，
素女怎无为。
雁影空离去，
琼花暗自回。
冰身栖老柳，
玉骨润红梅。
淡雅留文客，
芳心醉了谁。

七律·冬雪

□ 任海燕

青女穿针绣锦纱，
轻摘云朵系枝桠。
风摇碎玉摧梅蕊。
母挽娇儿戏雪花。
傲骨凌寒飞广宇，
雄心远志越天涯。
舍身化作无私爱，
埋下丰年富万家！

七绝·雪

□ 潘起凡

银粟纷飞竟自由，
烟波浩渺锁离愁。
落崖唤醒梅花梦，
结伴寻春春满眸。

倾听冬天的声音

□ 管淑平

不同于春天的莺啼燕啭、秋天的蝉鸣虫吟，冬天是沉闷的季节。冬天仿佛化身冷酷无情的“消声器”，将一切声响都悄然抹去：原本生机勃勃的大地生机凝结，只留下无尽的寒冷与茫茫的空旷。

可是，冬天真的没有声音，真的就这样静默了吗？

并不是这样的。如果你用心倾听，一定会发现，那些被我们忽视了的、潜藏在冬天里的窸窸窣窣的声响。

寒风肆起，气温骤降，瑞雪兆丰年，冬天就这样不知不觉深了。

一场大风，一夜之间，将“羞答答”的树木吹得枝摇叶晃。翌日醒来，地上，已经零零散散地铺满了一大片的残枝败叶。

时间太匆匆，仿佛昨天还是美拉德色的秋天，今天就成了光秃秃的一片。它还极为低调，不忍得让你察觉，在夜深深、风阵阵的时候，悄然来访。

楼下的草坪和花园也褪去了盛装丰腴的模样，只约略剩下一点印记，残余的叶片在风中哗哗作响、摇摇欲坠。

这些细小而微妙的冬天的呓语，

絮絮叨叨，温柔可亲。

其实，这些美妙的声音，都来自于生命的静美。只要心灵尚醒，就能听见这特有的韵律，听见这轻缓的心音。

但我更喜欢藏在生活里的声音，尤其是那些简单到一日三餐才能听到的声音。

热乎乎的臊子面，麻辣鲜香的热油，淋漓尽致地覆盖在筋道爽滑的面条上。每至饭点，食堂的脚步声就急促起来。跺跺脚，搓搓手，呵出的热气在空气里化作了迷雾，即便是排上长长的队伍，也要等待这暖胃的冬日小面。

另一种声音，我似乎很久都没有听到了。

想起小时候，同样是这样天寒露重、大雪冰封的日子，我们最喜欢的，就是在柴屋里生一堆儿火，看着火苗从火塘里噌噌飞跃。

等到火塘的火势稳定时，在火塘里埋上几个地瓜。小火慢烤，身体也被烤得暖烘烘的。那种等待的声音，悠长又悠长，饱含着种种期待。

终于，地瓜烤熟了。用火钳夹出来，拍去灰尘，从中间掐断，那鲜美软

糯的地瓜，肉质金黄泛红，糖汁如油。

也甬管烫嘴与否，吹吹呼呼，大口小口，我们吃得一脸幸福。

还有，留在雪地里的声音，也是同样的清丽，弥足珍贵。

雪花纷纷腊月时，我们小孩儿吃饱喝足，就向着这雪地里奔去。趁着对方不注意，在地上随手抓一把雪，搓成小球，“咻”的一下子朝着对方扔去，只听见雪球“啪”的一声落在了对方的衣服上。一场雪仗，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开始。一直疯玩到小手被寒风冻得发青时，我们才不舍地走进柴屋，烤火。

还有很多藏在冬天的声音，诸如父母叮嘱我们添衣保暖的问候，诸如我们淘气时踩坏了邻家菜苗时面对父母的责骂……那种带着爱的声音，深深浅浅地藏在了我们童年的冬天里。

冬天最温暖的声音，是带着爱的声音。与家人团聚，灯火可亲；亲朋陪伴，喜上眉梢；挚友相遇，真挚问候……

看似寂静无趣的冬天，其实藏着很多我们忽略的声音：一阵风的呼啸，一株草的倔强，一枚种子的鼾声……都同样美妙。